

作曲：王丹红

演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指挥：彭家鹏

# 弦上秧歌

民族管弦乐



## 作品简介

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土地上孕育出了秧歌这种火热、粗犷的民间艺术形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就要扭起那让他们魂牵梦绕、难以割舍的秧歌。只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才能领会秧歌，理解秧歌。秧歌是他们生活的缩影，是他们苦中作乐的寄



托。只有在那一时刻，一切苦难都已化解，每一个舞姿都使人颤栗在浓烈的艺术享受中。人们用激情的舞蹈表达着对人生的豁达和超越。就这样，秧歌跳出了感动，舞出了生活。





## 作曲家简介

### 王丹红

中国当代最为活跃的年轻作曲家之一，中央民族乐团驻团作曲家，博士。

作为新生代作曲家，其创作涉猎各类音乐体裁。主要作品有：管弦乐作品《蕊香漩馥》，舞剧《1935 之舞》，交响合唱《魂系山河之硝烟如虹》，民族管弦乐《云山雁邈》、《弦上秧歌》，二胡协奏曲《百年随想》，扬琴协奏曲《狂想曲》，古筝协奏曲《如是》，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室内乐《梅边四梦》、《翡翠》、《动感弹拨》，电影音乐《柳如是》等。

近些年来，她曾多次获得国家交响乐比赛最高奖、“文华奖”以及国内外众多作曲比赛不同级别的奖项。她的作品深受中国传统音乐以及民间音乐的影响，又不失当代人的审美取向，被誉为“具有油画色彩的东方语言”。

## 弦上秧歌 心灵感悟 ——关于《弦上秧歌》创作的思考及感言

王丹红

从2005年民族管弦乐曲《云山雁邈》的创作至今，我在民族器乐的写作上已有九个年头了。在这九年里，我由对民族音乐模糊的认识和单纯的喜爱，逐渐成长为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深入学习、探索、挖掘、创新的职业音乐创作者。从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赋予作品新的时代感，完成了不少获得认可、经常上演的民乐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弦上秧歌》无疑是我最为钟爱的作品之一，因为它是目前为止我所创作的唯一一部不受委约、发自内心、表达自我的音乐作品。它来自于我内心强大的人生感悟和对音乐执著的热爱。

记得 2010 年，在面临博士毕业论文写作，同时又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艰难时刻，《弦上秧歌》的创作曾几度陷入停滞。由于对这个题材多年来的创作冲动，以及真正为自己创作一部表达心声的作品，不再受任何委约的束缚，这些心中强烈的愿望转化成我面对诸多困境的动力，最终在历时一个多月的艰苦创作后，完成了这首作品。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弦上秧歌》问世以来的演出场次已经说明了大家对它的认可和喜爱程度。今天有幸借此机会在这里梳理、总结四年前的这段创作经历与大家分享。

## 一、我对于“秧歌”的读解

记得在乐曲的解说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土地上孕育出了秧歌这种火热、粗犷的民间艺术形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就要扭起那让他们魂牵梦绕、难以割舍的秧歌。只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才能领会秧歌，理解秧歌。秧歌是他们生活的缩影，是他们苦中作乐的寄托。只有在那一时刻，一切苦难都已化解，每一个舞姿都使人颤栗在浓烈的艺术享受中。人们用激情的舞蹈表达着对人生的豁达和超越。就这样，秧歌跳出了感动，舞出了生活。

对于从小生长在东北的我，虽然没有机会真正走入乡间去体会这一极具北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但是从小在街头广场上的百姓

娱乐活动中,也耳濡目染了被“城市化”了的秧歌艺术形式。我曾想,既然不能去感受原汁原味的秧歌,那就写我心中向往的秧歌吧。所以《弦上秧歌》的构思是从一个非常个人的角度出发,来抒写一个民族的生命,感悟一个民族的精神。对于秧歌这一体裁形式,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火热、激情、欢快、浓烈的舞曲形式。而对于这一形式表象后深层次的情感挖掘甚少。在这一欢愉的民间活动背后,隐藏了多少心灵的苦难、生活的艰辛。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能听到活泼欢快、思念哀伤、诙谐幽默、奋起呐喊,它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表现的淋漓尽致。也许正是作品中蕴含的人性中最直接、最感官的话语表达,使得《弦上秧歌》超越民间舞蹈音乐的形式之上,成为一部表现力丰富、感染力极强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将舞曲体裁形式最大的心灵化、情感化,就是我对这部作品的美学立意和审美追求。

## 二、我对于“弦上”的运用

北方的秧歌通常采用唢呐及锣鼓等伴奏形式。但在《弦上秧歌》这首作品中,我并没有突出吹打乐器的显性地位,而恰恰夸大了最擅长演奏歌唱性旋律的弦乐声部。对于弦乐组的运用,突出体现在音乐形象的角色化、音响的集团化、形态的炫技化等方面。在弦乐器上的滑奏,成为这首作品极富个性化的音乐语言。其中第124小节处的这段音乐,采用弦乐组的整体滑奏音响来模仿人的言语,这



种音响空间的想象彰显了音乐诙谐幽默的形象感，巧妙地将作曲技术与民族音乐风格有机地结合，使音乐脱离了惯性的俗气写法。同时，弦乐通常以整体集团化的块状音响形式出现，增强了弦乐组的融合性和表现力量。这种音响色彩的展示，弥补了民乐队音色音响融合性差，分离感强的不足，反而强调了音色分组的个性化展示，增强了各声部的音色清晰度，使乐队的音响空间凹凸有致，韵味十足。所以，我以为，写民族管弦乐作品就要熟知民族乐器的特性，深晓民族音乐的精髓所在，把握好音乐的“韵”，在作品中将“韵化”、“个人化”以及“器乐化”完美地结合。

### 三、唢呐吹奏的乡音乡情

在民族管弦乐写作当中，唢呐的运用经常会使年轻的作曲家感到纠结和没有把握。到底应该如何运用唢呐的音色音响，以及唢呐出现后乐队整体的音响平衡等问题，都是我们在书本中很难找到准确答案的。此时，大量的乐队实践经验会使我们将唢呐的运用完全依附于个人的喜好及审美取向。在北方的秧歌音乐当中，唢呐是最为重要的主奏乐器。因此在《弦上秧歌》这首作品中，唢呐的运用也体现了不可替代的显性地位。它多次以独奏的形式出现，使得音乐形象和意境的塑造更加“形似”和“神似”，拉近了观众的听觉亲和力，同时又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慢板部分唢呐第一次



独奏的主题，材料来自于东北著名的民歌小调《柳青娘》，配合东北大 G 调唢呐的吹奏，让人们在感受到了浓浓的乡土气息的同时，不由得被这种婉约的心灵独白所打动。这种对中国传统旋律语言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虽然使听众感受更多的是创作的成分，但仍能感受到浓烈的地方特色。与唢呐这种纯美的歌唱性旋律相比，第 305 小节处，所有唢呐声部的齐奏则是人类发自心底里的朝天呐喊。这种接近于狂野的剧烈动态，是生存力与自信力的融合，是对苦难的豁达与超越。它如同野生天成，带着荒野的神秘和泥土的力量，充分显示了野性的挚爱给人以心灵的颤动！略感遗憾的是，关于慢板旋律风格的把握，对唢呐演奏家有很高的要求。演奏家不光要完成谱面提供的音高，更重要的是对旋律韵味的把握和演绎上。如果唢呐的演奏不尽如人意，那么整首作品的演出效果和艺术质量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我希望在今后的演出中，唢呐演奏家们更多地关注到这一点。

#### 四、对于我以后作品的创作影响

《弦上秧歌》的创作正值我人生的转折点——即将走出校门，迈向社会的过渡时期。因此创作时思想极为纠结。从本科到博士历时十一年的学习经历，使得我们对现代作曲技法及先锋的美学理念深信不疑并急于想展示所学。但内心又常常自问，先锋的技术手段和曲高和寡的艺术追求是自己内心想表达的完美吗？那么，如何将自

己所学的技术理论与心中所追求的美好音乐相结合，如何在体现理性逻辑思维、高超的技术手段的基础上，追求感性的最大化、听觉的最优化呢？经过《弦上秧歌》这首作品的创作，我最深的体会是：要通过学习 and 探索传统民族音乐和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点，寻找个性化的音乐语言，追求音乐的思想深度和情感依托。《弦上秧歌》试图去寻找一种抽象但却生动、深邃但却浪漫、古朴但却唯美的音乐语言，并试图用这样独特的表现手法去表达标题所体现的那样一种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经历了 20 世纪音乐的发展，作曲家们更多关注创作观念、技法的发展和探索，希望用新的手段创作。这种对艺术负责的艺术家风范固然可贵，但是在忠实艺术自身或者为艺术而艺术的同时，艺术家如何面对社会对于艺术家的需求？我认为，当代音乐创作应当超越并解脱现代音乐技术发展带来的创作压力和负担，从容面对学术和情感的取舍，直面人生，宣泄情感，提纯音乐的境界。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举办的这次活动，在这样一个平台上给予我们这些年轻人如此大的肯定和包容，信任和鼓励。也要感谢我的老师们和前辈的作曲家们，他们在作曲技术领域的破冰和探索，为我们开辟了道路，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让我们后来者沿着此路走下去。我们认同他们的价值，他们的理念！让民族音乐的创作在新一代的作曲家们的实践中，不断写出更加多元化、个性化、民族化的创新佳作，让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走得更远！